



□ 陈东

## 家有一亩田

从农耕到工厂,从农民到工人,从农村户口到城市居民,从水墨画般的水乡到高楼林立的城市,母亲脚步从大步流星到蹒跚艰难,用一双脚丈量着人生,用并不宽厚的肩膀扛起一家人的吃穿用度。

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江,镶嵌在一块块水稻田中。一只白鹭飞过,远山淡墨,近水如冰。不是江南,胜似江南。明镜如水的稻田,四处弥漫着草木香气。母亲躬身移动的点,在稻田里点缀一颗颗“希望”。1981年夏天某个午后,一山、一水、一亩田,母亲躬身劳作,渴望饭食。

“宁可水上涨,不能没(mo)了腰……秧苗间隔一轧长……”小脚姥姥在塘边哄着大姐和二姐,嘴里不停叨念着。母亲躬身挂着背篓,双脚扎进冰冷的水田里,退一步插一把秧苗,退一步插一把秧苗,直到如镜水面浑然绿野。那一刻,母亲长辔绕脖,嘴含犁尾,躬身望见水面中的自己,右手每每沉入冰冷的水田激起一片涟漪,秧苗一颤,苗根狠狠地扎入塘底,生发出希望。那时,我和三姐藏在母亲的肚子里,隔着肚皮聆听,脚步声、涟漪声、喘息声,还有汗水的滴落声,那声音后来串成镜湖水塘里欢畅的音符,在淮水的古桥旁,悠然绵长。

那是母亲的第一片水田。父亲从军的岁月里,它深埋着母亲。姥姥还有大姐、二姐他们所有有关生活的希望。为了这份希望,母亲劳作于此,选种、晒种、播种、插秧、缓苗,再到施肥、除虫、换水,又到收割、入库。水稻是母亲的岁月,母亲又是水稻的岁月。每一粒银光闪闪的稻米,都闪烁着我和姐姐们的欢乐,闪烁着母亲不被人看到的辛酸泪。

1983年春,母亲带着小脚姥姥、姐姐们和我,一路奔走三天三夜,以油田家属身份从河南迁徙到了山东。她

丢掉了从未离开的生活,离开公社,成为一名农场工人。身份变了,环境变了,唯有忙碌没有变。母亲忙碌在农田的样子并不在我幼小的童年记忆中,我能记得的大多都是家里的她、身边的她、忙碌的她、剪齐齐腰长的她。

清晨,姥姥颠着小脚在厨房来回穿梭,煮好了一大锅面条,母亲便吼着姐姐们穿衣洗漱,趁机塞给我第一碗面。面下压着的荷包蛋还没吃到嘴,酸溜溜的泪就已经哽在了咽喉处。我端着碗,背着姐姐们捞光碗里的面条,用筷子捻起荷包蛋送到姥姥碗里,姥姥又送到母亲碗里。母亲沉默良久,颤抖着筷子将那荷包蛋捧成了四瓣,分拨给姐姐们和我。我执意不要那最后一瓣,母亲叹息着流下泪,扛了铁锹出了门。那时母亲踩着灌溉渠的路脊的脚步匆匆,她希望能给我们更多。风凉树叶响,淹没了抽泣;水静蛙鸣鸣,催促着农忙。

又几年,母亲在院子里收拾出一大片空地,开始种些瓜果蔬菜,还养了鸡鸭。那时还真顽皮。母亲买来的四只鸭子,黄澄澄的绒毛,鲜红的嘴巴,走起路一拽一拽。我和三姐想象着小儿书里的鸭子游水的场景,一次次将小鸭拥进水里,直到它们喝饱了水,四仰八叉地死在水盆外。母亲回家看了心疼地说,那是她用当月仅剩的一块钱买回来的鸭仔。母亲没有埋怨,只是换了小鸡仔时加了小心地把那些小鸡生存在纸箱里,一早一晚仔细查看。不仅是牲畜,还有菜地。菜地从院里延伸到院外,从西红柿到丝瓜,从豆角到大白菜,从苦瓜到南瓜,那些招蜂引蝶的蔬菜,在我和姐姐们的童年里既妆点了色彩,又裹了寡淡的肚子。在我和姐姐们眼里,母亲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。春天,母亲用双手规划了整个院落,西红柿、茄子、黄瓜、豆角,播种了种子,也

洒下了希望。离近水池的地方,母亲扎下一根葡萄藤,两年的功夫便爬满了父亲搭建的凉棚。夏日里,葡萄藤爬满了凉棚,绿宝石、紫宝石挂了一坠又一坠,母亲指派四个娃儿端着丰收的葡萄,挨家挨户送去品尝。凉棚之外,母亲用细竹竿搭起架子,一半洒下西红柿种子,一半泼入丝瓜种。待到夏日酷热时,藏在浓绿中的果实,犹如立壁万仞之上的红绿宝石,亟待我们采摘。西墙的浴室外,母亲搭起了鸡棚,春天孵化的小鸡到了秋冬便长成。母亲会催着放学后的大姐和二姐带着麻袋去采买苋菜。做完作业,她们便蹲在鸡窝旁剁菜喂鸡。她们常常不理解,人都吃不上好东西,为什么还要给鸡吃那么多。也幸亏那年犯了黄灾(鼠鼠狼泛滥),母亲索性把成年的鸡一只只宰杀,每天为我们解馋。如今想起来,那大概是这辈子最好吃的鸡了。院子外,街道旁,母亲扎起围栏,播下白菜和萝卜种子,青青绿绿总会惹来深夜的偷菜贼。母亲并不在意,谁家还没有个断顿的光景?偷就偷吧。再后来,那些围栏杆又种上了牵牛花,红的、兰的、黄的,还有紫的,将院子妆点成童话般的模样。

1991年,入冬前的秋天,父亲回来了。他和母亲商量着如何度过这个没有收成的冬天。“埋了那些白菜,入冬再挖出来。”在没有冰箱的时代,冻土是最好的保鲜方式。院子后的那片土地,成为父母埋藏白菜的地方,深挖三尺,阔开三丈,百颗白菜入地。大姐原本上手要帮忙的,个头还不够铁锹高,几块冻土翻出来就已经是满头大汗。父亲和母亲一人一把铁锹,在冷风中一边吐着热气,一边挖开冻土。整整两天,冻土挖完,白菜埋下去。待到风雪寒冬,母亲从中挖出白菜,切丝辣炒,或放些肉末,便是最下饭的好食材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发现母亲身体上的改变——她的手指黢黑,指头和关节处的老茧犹如树瘤,其间又有许多深深的沟壑,透着鲜红或嫩白的血肉。冷风吹过,冷水浸入,母亲总是抿着嘴。那是她忍着疼。

1995年夏,我们一家六口第一次住上了楼房。父亲在单位按工分选了五楼,母亲也从家属队转入单位工厂干起了电焊。“没地哪能行?”母亲执拗地走出单位院落,远走千米开荒地。那是一片无主之地,母亲第一次获得那种不受约束的快感。夏日里,一粒粒棉花种子落地时,母亲坐在地头笑,“真喜人啊,又是一春的希望。”母亲笑着,挑着粪桶的扁担摇晃时,依然健步。一旦离开了扁担,那蹒跚便着了张的脚步。那时,我并不知道,静脉曲张正一点点吞噬她的双腿。但不知不觉,母亲开始白了发,一丝染过一丝……

2007年夏,单位院落开始拆迁,几大小区合并。我们搬入更大的社区。母亲叹息又一次迁徙,又要告别自己的地。十年里,母亲的地从单一的棉花发展到丝瓜、黄瓜、西红柿等等,一切能接触的瓜果蔬菜几乎都种了个遍。那片曾经经过风冒烟的白色盐碱地被母亲养得肥得流油,成了方圆几里地中长势最旺的菜地。此时,母亲的腿更加蹒跚了,不得不借助楼梯扶手步履艰难地上下楼。

又十年,社区继续整顿,瓜果蔬菜不能种植。以田为生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,随着姐姐们和我先后成家,父母也进入了退休养老的年纪。母亲学会了爆爆米花,在小区假山前,摆起了摊。每天下午四五点钟,爆米花的香气就会弥漫整个小区。

一山、一锅、一木柄,母亲每天爆爆米花,周而复始地,好似回到了年轻时的水稻田,回到曾经奋斗的青春岁月。

□ 赵玉英

## 燕子人家



那时,春寒料峭,乍暖还寒,冷空气一直在原地兜兜转转。“燕子不过三月三”,地里的麦苗已经一尺高,绿油油绿的,一望无际。和煦温暖的春风一遍遍拂过,裁缝的麦田梳理出一垄垄的诗意。

一个轻盈的身姿划破晴朗的天空,是紫燕掠过头顶。霎时,给我带来一阵喜悦,不由得跟随燕而动,好似见到了久别的家人。农村长大的孩子对燕子并不陌生,自从咿呀学语就与燕子朝夕相处。小时候总被大人灌输:燕子是益鸟是神鸟,不能打不能捉,打死燕子有罪。也听老人们常说燕子不进“愁苦门之家”,要是谁家院子里屋里没几窝燕子,在村里好像矮了什么一样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都是土坯房子,门窗都是木制,雕刻成几何图案的窗户外糊一层毛头纸。两扇木门感觉总是关不紧,中间一条缝隙能看到很远的地方。屋顶上也没有吊顶,裸露着一根根檩条。每年开春后,父亲总会早早地把门上堵着高粱秸秆的小窗户打开,撕开一格窗纸,以便燕子进出。

燕子在老家,那绝对是神鸟般的待遇,它们大模大样地飞进堂屋,“考察”一番,选中屋顶的檩条安营扎寨。“一檩穷,二檩富”,人们对燕子在自己家屋内筑巢欣喜不止,更希望燕子如人愿把窝垒在二檩上。最忌讳在第三檩上垒窝,三檩下方是堂屋中间,大家都习惯了在房子中间放桌子喝茶吃饭,如果燕窝在上方难免落下燕屎杂物,更忌讳燕子尿落在人身上,那是很让人讨厌的事情,人们会从上头几根头发扔掉,嘴里还不停地说“丢灾、丢灾”。

有时,燕子也会在放杂物的偏房、大门洞里“安营扎寨”。下雨天在门洞学习时,燕子就站在墙角的木楔子上,不时伸展一下翅膀,抖撒一下毛羽,用灵巧的喉梳理着漂亮的羽翼。脚下懒洋洋的猫,这会儿就突然精神起来,眯着眼睛,“喵喵”两声,歪着脑袋斜眼盯着燕子。记着当时不知谁出的上联:“烟檐檐燕眼”,至今不知道,有没有人对得出下联。

老宅在村子东边,房基下面便是水湾苇塘。春天,正是农村盖屋的时节,水湾周围有好多盖房脱坯用的泥窝,也给小燕子们提供了筑巢材料和觅食的地方。翠绿色的芦苇郁郁葱葱,池塘上空总会有成群的蚊虫、蛾子。成群的燕子不时倾斜着身子极速飞过,敏锐地捕食着虫蛾。

燕子很聪明,会选择房子干净、家庭温馨、环境安静、距离料场近的地方安家。我家堂屋的二檩上安住着一对老燕,它们长得很漂亮,眼睛明亮炯炯有神,光滑的小脑袋上硕右盼神采奕奕,乌黑泛着紫莹莹光彩的翼羽俊美秀气,轻盈地穿梭在院子和堂屋之间,或站在高高树梢上唱着婉转的歌。杏子含春桃含笑,紫燕剪出绿丝丝。老燕认家,燕子回来就忙碌着一口口衔泥修补旧巢,寻来柔软草絮抱窝孵卵。在小燕出壳前,两只燕子分工明确,一只在家孵卵,另一只出去打食物。

五月份,小燕子终于出壳了,叽叽喳喳的声音从燕窝里传出来。不时会有一只乌黑的小脑袋露出来,这时两只老燕更加忙碌,早出晚归不得休息,不管阴天刮风、烈日细雨,都阻止不了燕子飞出去寻食的身影。每次大燕子捉虫回来,燕窝门口拥挤着一排张嘴大嘴的小燕,争抢着把手子探出来,迎接燕妈妈的投喂,那架势就像几天没吃饭一样,“狼吞虎咽”地吞食,欢快地叫着。

这对勤劳的燕子,每天重复着劳作:觅食、喂食,把小燕的屎粪叼出去。不停地飞进飞出,一刻也不得闲,像极了一辈子辛勤忙碌的父母。小燕刚刚长全羽毛,老燕就会引领着从窝里飞出来练习飞翔,开始只能从窝里飞到堂屋的窗台上,几天后又飞到院子里,再飞到屋顶,飞到树枝头,最终展翅高飞,离开父母。

两只老燕在我家生活的几年中,已经融入了家庭。入夏忙完农活的大人们总会三

两家聚在院子里喝茶聊天,老燕也会跟随着停在屋檐下门灯的电线上“假寐”。有时候趁着灯光捉几只蚊子蛾子。当一缕晨曦的阳光落到窗棂上,燕子已经盘旋在院子高空。矫健的身影不停变化着舞姿,或站在墙头上悠闲地踱步、或站在临街的电线上排成五线谱。阴雨天,老燕就蹲在堂屋的钢丝绳上,我们在地上玩耍,它们在绳上安静地休息。那时,与燕子的距离只有一臂之隔,它们是那么信任我们。那些平静温馨的日子,也是我们在父母身边最悠闲快乐时光。

贪玩的年龄,没有太多时间专注燕子的活动。一天,母亲急切地说:“有一只燕子好几天没回来了,会不会出意外?”顺着母亲的眼神,只有一只燕子站在东厢房顶上,没有鸣叫,也没有往日悠闲和欢乐精神,低垂着头,羽翎不整,特别孤独失落。

那时,我也跟着悲伤了起来。知道了燕子也会孤独,仿佛听到它失去伴侣后伤心哀嚎。在风雨天气里,也会迷失方向,在捕猎时也会被阴鸷的眼睛盯上,变成鸱鸺的食物。燕子曾是小孩子们的启蒙老师,在稚嫩的年龄里留下美好的记忆,教会了多少聆听者的数学常识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”,数着数着就学会了做数学题。我多么希望这只燕子打起精神,飞向天空,去寻找快乐,至少,别再萎靡下去。

后来,在我离家上学的几年,又飞来两只小燕,这对小燕真是让母亲操碎了心。燕窝吧,把叼来的泥在檩条上排一排,地基都不会做。如果按它们做的地基,半间屋都要垒成窝。母亲每天看着这对小燕,像看自己孩子一样跟着干着急,最后用铁锹把多余的泥都给它铲去,只留下一个“燕窝基地”,别说,它们还真顺着痕迹做成窝的样子。原来,燕子和人一样有心灵手巧和笨拙之分。燕窝刚做半个月又开始下蛋孵卵,小燕出生了,那半边窝根本不保险,从小燕还不会飞就往下掉,掉一次母亲就爬梯子给它送上去一次,气得母亲说它是傻燕子。

我们长大后,老家的房子返新建,密封的玻璃门窗燕子无法再飞进堂屋安家。父亲为了燕子方便垒窝,在房檐下面砸上几根木楔子。聪明的燕子像懂得人的好意,它们真知道依附木楔垒窝。每次回家都会站在廊前与新邻居交谈一会儿,看它们伸出小脑袋叽咕回应,好像也在和我打招呼。

父母相继离世,枣树、石榴树、桃树、香椿树变成了留守的孩子,空闲下来的院子没有了烟火气。尽管四季不乏有花有果,高高的院墙里却安静得只有风刮树叶的声响。记得父亲去世后第一年春回大地,房檐下的燕子回来了,我站在院子里,还有燕子从窝探出头来飞进飞出,感觉它们看见我,远远没有小时候的那般亲切。第二年,燕去只留下空空的窝。第三年,燕窝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残破不堪。一年一年,房檐下再没有看到燕子停留,原来翠绿浓密的半畦韭菜越长越细,卧在苍黄色草里。

燕子是有灵性的,以前是那么信任人类,现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上空,很少看到燕子飞过,生活中再难与燕子同居一室。那些可爱的小燕子们,再也不会落到我们一臂之遥的地方。

就如人,离开老家,四处皆可安家。离开泥土,做梦也会思念泥土的芬芳。没有燕子穿堂,生活在继续,只是现在的家寻不到曾经的炊烟袅袅、燕子绕梁的温馨。

□ 胡付营

## 黄河韵,齐东情

中午时光,邹平齐东古城遗址黄河文化园是别有一番韵味。

由于时间的原因,文化园内游玩散心的人很少,我可以静静独享这个夏日的中午的。沿着黄河岸边,顺着弯曲的坝头,踩着平整的石砌坝沿,每一步都觉得心无拘束,自由自在。目及所处,蓝色的天空,洁白的云朵,绿色的杨柳树,黄色的黄河水,风被各种颜色揉合着,温暖着。拥风入怀,身是清爽的,心是敞亮的,气息中是一股股高地阔的豪爽味道。

沉醉于黄河上的风,仿佛嗅到了青藏高原的清新,高山雪水的纯净,闻到了黄土高原的土腥和蒙古草原的青涩。阳光下,河水粼粼,看似平稳的河水,岸边却发出咄咄的水波激岸声。水声悠悠辽远,闭目,静听,遥想,如同置身于高山流水之所,瀑布飞流之地。天空那浅浅的白云,像是被这黄河的风裹住了,驻足观望。

黄河水,奔涌万里,历经九曲十八弯,终归大海。我的眼前立即浮现渤海湾黄河入海口那片黄蓝相间的壮美景色,那是黄河赋予我们独有的景致,是黄河酝酿的天地间大美情怀。

黄河岸边以柳树居多,古城遗址文化园周围的柳树更是茁壮挺拔,尤为引人。文化园主路两侧的柳树已经把路上空遮得严严实实,密密的阴凉一点感受不到中午阳光的强烈,往常中午犯困的感觉早已消失。飒飒的风儿从枝丫间缕缕吹过,飘飘摇摇的柳丝风姿万千,如同一句句优美的诗词,一棵树又恰似一篇怡心的散文,赏心悦目。抚摸每一棵柳树,一种温情便血脉涌入我的心间,黄河的豪迈,柳树的柔情,黄土地的深厚,一层层在胸间涌动,浓郁。

在“黄河神韵”文化墙西侧,有一棵特别粗大的柳树,偌大的树冠遮天蔽日,低垂的树枝上系了几十条红艳艳的飘带,在杨柳的绿意中透着热情与奔放。一条飘带就是一个心愿,也许是一份国泰民安的祝福,也许是对黄河安澜的期盼,也许是一对新婚百年好合的承诺。黄河滋养了这片土地,也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和希望。

写满心愿的飘带系在黄河岸边的高大柳树上,与柳枝一起在风中飘舞,那是要让黄河作为见证。是黄河水滋养着柳树,是黄河上的风吹绿了枝条,

是黄河的泥沙给了一颗棵柳树坚实的根基。每一份心愿有黄河般胸襟博大的情怀,有黄河穿越千年的壮美,有黄河水润泽万物的德,更有千百年来黄河文化的积淀。

在文化园最东侧,在弯曲坝头的边沿旁,两棵粗壮的柳树格外显眼。有一对白色的海豚大理石雕掩映在碧绿柳丝之间,那完美的姿态仿若正腾空跃入河水之中,溅起两片玲珑的水花。我深情地抚摸着褐色的树干,心潮澎湃,思绪绵绵。这时,过来两位七十多岁的大叔,满脸笑容地谈论着黄河岸边的变迁。两位大叔是附近的村民,他们告诉我,那两棵柳树已有四十多年的树龄了,当年柳树还小时,他们在黄河岸边出工。大叔们颇有感叹地说:“那些年他们就是用铁锹、镢头、独轮车筑坝修堤,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,虽然一个整工才几毛钱,可为了家乡的安定,庄稼的丰收和黄河的安澜,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”如今,沿黄流域大开发、讲好黄河故事、宣传黄河文化,让咱们的“母亲河”增添风采,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呀。”他们二人感慨地说

道。我突然有灌一瓶黄河水带回家的想法。于是,我顺着石砌河堤,小心地走到水边,当咕咕地灌满一大瓶时,我竟有些激动。何不再折一枝柳枝插入瓶中?这里的黄河水是离不开唯美的柳树的,就像黄河上空的蓝天离不开白云的飘逸。

齐东古城,用它被湮没的身躯成全了今天的邹平黄河段,古往今来,上至先贤,下到平凡百姓,无不为了黄河安澜而留下奋斗的足迹。览黄河之雄壮,阅柳树之风情,悟时代之变迁,幸哉!黄河水从高原而来,奔涌万里终归海,大河的初心融入广阔的海洋;一棵棵粗壮挺拔的柳树,扎根黄河岸堤坚固如磐石,守护一方疆土,树的初心是让黄河更美,人民更安宁;黄河岸边的风和云,伴着黄河四季流转,阴晴雨露赋予黄河景色更迭,风和云的初心是记录岁月中黄河的灿烂模样。

这里,阳光,土地,黄河水,一切都是那样慷慨无私,这一份份初心,把齐东古城遗址文化园的一切和我们的心境渲染得格外美好。

□ 刘玉梅

## 西湖初见

因为一次难得的机会,我终于见到了西湖。

既是初见,自然不抱深入的希望,那样节奏未免太快,少了许多畅游从之寤寐思服,反失了爱恋的根本妙处。因此不能踏山汲足沉醉新茗,也不见浴鹭狎鸥飞舞惟适,更不奢望面面俱到。去到的几处也只浅尝,并不觉遗憾。恋慕许久,这正是最好的初见。

袁宏道在《晚游西湖月日记》中曰“西湖最盛,为春为月。一日之盛,为朝烟,为夕岚。”我们到的时候,正是“夕岚”前后——这又是最美的初见。

心里就觉得喜欢和满足。起首却极意外,绕湖而行,一半乘车,先到雷峰塔。时间关系并不登塔只外围观看,只见叠翠中涌出华灯闪烁的光彩塔身,全不是记忆中的样子。见时正是夕照时候,但此刻将雨未雨不见夕照,天阴风凉,声名贯耳的“雷峰夕照”总该见一丝苍凉沉寂吧?没有,盈目全是青葱荣华,美则美矣,总觉得没有着落。吾女流,大概更觉老翁之魅力,饱经风霜雨雪,斑驳厚重满腹沧桑,无需开口也自穿破风华意蕴隽永。现代代的科学技术,造一个仿旧的塔身应该也不是难事。小小墓碑破坏推平,后来重建也还找专家竭力恢复了原貌,雷峰塔不知为何就不能?

望着隳圯的塔尖,仿佛远游归来推开家门,眼前却是别人家的样子。又

仿佛一部剧拍得卖座,后续便会生出剧二剧三,你看剧二剧三的时候,一点原创的味道也没有了。我举起手机反复试探各种角度,最终没有拍起。它的名字已经不应该叫做“雷峰夕照”了吧。我没听见那千年回响的南屏晚钟,不知是否还同样带着历史的风霜文化,不知是否还同样带着人沉醉。

旧塔的残骸埋在玻璃罩下,旁边新塔巍然。面对眼前“美人”,错觉雷峰塔被变了模样。福兮祸兮,所措不知。及至苏堤北首,我们改为步行。此刻华灯次第,黄昏意浓。看游人阑珊,古树分列,也有硕大树冠斜笼湖水半亩,冠前下短桥流水,有年轻恋人闲坐。又有老夫妇静走,两头白发一对向倦,看得人意地目暖,觉得是一帧美图。

苏堤东行,就是断桥了。桥上仿佛永远人流如织——这里有童叟皆知的情爱神话,有浪漫的文化传承,中国规格如此的小桥之中,它是最知名的,此说当没有之二吧。“断桥残雪”四个碑字一旦辨认出,便不容忘记了。但是无论遥望还是上桥,总觉得少了许多感觉,哪里不对呢?看过志摩的《丑西湖》才恍然大悟,断桥原本是比现在更小的桥,桥洞拱形因此桥面也是弧形的上下

分明别有风味。西湖俨然真正的美人,不同状态下显着各样的情韵。

下车时,司机说苏堤至断桥步行十分钟,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——因为目的是断桥,我们走得并不慢。远处华灯如舌,濡透这层灰绿窗纸,在幽远处排布闪烁,宣告广大的现世人间,与更为广大的自然之浩淼静默相对,与幽远历史长路上文化之权贵甲冑静默相对,让人想到个体之过去将来,更虚空广大之过去将来,博大与渺小,瞬间与永恒,得到与失去,功过与臧否,都在这静默里细解分说,但又喧喧无声。神游不定,终无所系。唯路道灰白的小门大尸在余光绿冠里暗影绰绰。

因为苏堤,我不断地回望。距离远一点,堤便长了一点。渐渐的一半苏堤柔臂长舒,开始有了东坡浚水时的感觉,闪烁在浮动的灯影里——苏堤宜深入,宜遥望。深入人情,遥望生意。这是我心心念念的苏堤。

断桥也依稀可见了。桥上仿佛永远人流如织——这里有童叟皆知的情爱神话,有浪漫的文化传承,中国规格如此的小桥之中,它是最知名的,此说当没有之二吧。“断桥残雪”四个碑字一旦辨认出,便不容忘记了。但是无论遥望还是上桥,总觉得少了许多感觉,哪里不对呢?看过志摩的《丑西湖》才恍然大悟,断桥原本是比现在更小的桥,桥洞拱形因此桥面也是弧形的上下